

【台湾】
欧阳云飞 著

46

珍藏本

迷魂塔

上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【台湾】
欧阳云飞 著

47

迷魂塔

下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台湾·欧阳云飞武侠作品集



ISBN7-222-02655-X1·666 定价:32.80 元



欧阳云飞武侠作品集

迷魂塔 上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

欧阳云飞武侠作品集

迷魂塔 下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杨 铉

封面设计:刘 谢

迷魂塔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邮编:650011

湖南省印刷一厂印装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3 字数:44 万

1999 年元月第 1 版

1999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ISBN7-222-02655-X/I·666 (上、下册)定价:32.80 元

作者简介

本人刘鸣盛，笔名欧阳云飞，又名余飞，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。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，四七年负笈北京，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。五零年随军来台、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，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“自由中国”杂志上的文稿贾祸，不久便离开军旅，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。

学生时代即喜游戏笔墨以自娱，惟多感怀忧时之作。写武侠是从六零年开始的，是兴趣，也是为了生活。在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，总共撰写了四十余部长篇及十几本短篇，约二千余万言。现发行的二十四部系经过筛选的精品。余则束之高阁，不再传世。

创作过程可分为三期：初期的六十年代台湾仍处于典型的农业社会，人民生活艰难，知识份子尤其烦闷、彷徨，而政治则列为禁忌！喜欢舞文弄墨者争相转而大写忠孝节义，借侠客武士之刀以泄胸

中愧垒，亦为广大的社会大众提供了可观的精神食粮，“鬼谷”、“地狱门”、“魔鬼书生”曾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。现今的不少中壮代，即为当年人手一册的忠实读者，其影响之大不言可喻。

七十年代中应为中期，此时台湾已大致工业化，社会的步调变快，小说的节奏也跟着改变，过去动辄二、三十本，甚至五、六十本一部的冗长之作已不复见，代之而起的是三本为一部的三十二开本。情节力求紧凑，对白务必隽永，布局之巧妙，结构之严谨，自不在话下。“九龙刀”、“鬼面侠”、“血剑屠龙”等便是此一时期之代表作。均曾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杂志连续十几年的连载中连载过。

晚期约自八十年代起，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，大家的生活也大为改善，传统的小说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。于是，一些幽默、诙谐、风趣、逗笑的作品遂应运而生。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、“赌命浪子”、“鞭影弥天花满楼”即为晚期创作中之佳构。尤其是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，乃八六年全台湾最畅销的武侠小说。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连载时亦曾造成轰动。并且有人愿出资拍摄电影及电视剧，刻正洽谈中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天下无敌	(1)
第 二 章	危楼怪人	(52)
第 三 章	毒狼君	(105)
第 四 章	母子泪	(155)
第 五 章	四面楚歌	(207)
第 六 章	铁莲花	(260)
第 七 章	迷魂塔	(313)
第 八 章	玉女情痴	(369)
第 九 章	玄天真经	(424)
第 十 章	追风剑客	(495)
第 十 一 章	七日之约	(532)
第 十 二 章	冷面狐狸	(587)
第 十 三 章	生死之搏	(638)
第 十 四 章	天伦血泪	(686)

第一章 天下无敌

这是一座广大无比的寺院。

可惜，墙倒屋塌，瓦砾遍地，几乎已经变成废墟！

寺内杂草没胫，虫鸣如泣，偶而还夹杂着一两声夜枭悲鸣之声和分不清是神嚎，还是鬼哭的声音。

夜深，寺内一片模糊，只有天上的星星，发出闪闪微光；在星光的照耀下，废墟上鬼影幢幢，忽隐忽现，显得格外神秘、阴森而恐怖！

可是，有谁会想到，这废墟上曾经发生过一连串震惊武林的大事；现在，又有一场空前的盛会，已经揭开序幕，武林六大门派的掌门人，以及门下弟子，正在兼程赶来。

不是吗，这时寺外官道上就并肩奔来一老一少。

老者须发皆白，瘦削矍铄，年在五旬以上。

少年剑眉凤目，英挺俊拔，年约十八九岁。

二人满面风尘，一脸忧郁，似是有着极沉重的心事，一路低头疾行，不苟言笑。

瞬间，二人已至门口，少年长长的吁一口气，目视东倒

西歪的破庙门，道：

“师父，到啦。”

老者仰头望望天色，沉声说道：

“嗯，到啦，咱们可能是来得最早的一派！”

说着话，师徒二人已拾级登阶而上，直向寺内走去。

寺内遍地骷髅，白骨成堆，磷光闪烁，好似鬼火一般，武林中人丢弃的刀枪剑戟，处处皆是，阴风吹过，寒意透心，少年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冷颤，道：

“师父，这些武林高手，都是死在‘无敌老人’手里的？”

老者稍作审视，沉重地点点头，嗯了一声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眉心紧锁，仍自向前疾行。

绕过一堆废墟，眼前出现一座较为完好的院落，定目细看，两旁楼阁栉比，正面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大雄宝殿。

大雄宝殿建得极高，约有三丈四五，台阶下白骨森森，骷髅堆积如山。在骷髅白骨堆中，有一块八尺见方的青石平台，老者流目四下一望，拧身一跃而上，动作敏捷利落之极。

接着，少年双臂一抖，接踵登上平台，鹅毛不飞，纤尘不扬，轻功之高，似乎不在乃师之下。

少年立身平台，不由为眼前景物愣住，只见大雄宝殿的大门，全被一座巨大的石砌坟墓堵住，墓碑上面写的是：

“无敌老人衣冠冢”七字。

旁边一行小字是“武林各大门派掌门人暨门下弟子敬立！”十六个字。

墓碑的两旁，分别竖立着一块大理石石碑。左面石碑上密密麻麻的写着武林各大门派掌门人的名号，以及年月日等字样；右面石碑上却赫然书有：

“七杀令”三个大红字！

红字的下面，书明七条杀律，是：

一、不遵约祭祀或误时者杀！

二、衣冠不整执礼不恭者杀！

三、言行倨傲存心不虔者杀！

四、胸怀诡谋偷袭暗算者杀！

五、擅入墓道阴谋不轨者杀！

六、以众击寡乘人之危者杀！

七、横蛮跋扈武好斗者杀！

少年看毕，心中大感惊异，说道：

“师父，无敌老人真厉害，这‘七杀令’简直无所不杀，动辄得咎……”

老者闻言，霍然色变，忙伸手堵住少年的嘴，诚恐诚惶的说道：

“孩子，千万别在此多言，要是无敌老人怪罪下来，咱们师徒可担当不起，尤其你身负血海深仇，如有个三长两短，叫为师的如何见汝父于九泉之下……”

说到这里鼻中一酸，落下两滴英雄泪，已是泣不成声。

少年睹此情状，大感惊异，哇的哭出声来，扑倒在师父脚前，泣道：

“师父，徒儿知道此行成败关系非小，以后再也不敢惹你老人家生气了！”

老者长叹一声，伸手扶起少年，一面慈祥可亲地替他拭着眼泪，一面说道：

“孩子，可怜的孩子，自从你三四岁时，为师的从仇家把你救出来迄今，十几年来一直没有对你说过一句重话。可是，今天情形已太特殊，无敌老人一向言出必践，一丝不苟，多少年前，无法计数的英豪丧生在‘七杀令’下，自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人敢在此违犯他老人家的‘七杀令’！在未离开这座寺院之前，一切言行要格外小心才是！”

少年大眼睛一翻，望着师父，说道：

“师父，孩儿记住啦，从今以后，一定遵照你老人家的话去做。”

老者听毕，凄愁的脸上，露出一丝笑意，拍着少年的肩膀，说道：

“好孩子，只要你肯听话，能击败五大门派的高手，称霸夺冠，进而得到无敌老人手中的武学宝库——‘迷魂塔’上的秘图，则复仇指日可待，也不辜负为师的一番苦心！”

话完，暗暗蕴劲右手食指，左移三步，以“金刚指”法，在左方石碑上写下：

“辛丑癸酉冬日子时，九华掌门人九华一叟林松涛如期拜祭！”

九华一叟林松涛写毕，加意地整整衣冠，道：

“孩子，咱们现在就开始拜祭无敌老人！”

少年闻言不敢怠慢，忙整冠肃容，立在师父侧后。

九华一叟林松涛望望爱徒，见他衣冠端正，神态虔诚，这才双膝跪倒在地，恭恭敬敬地说道：

“九华掌门人九华一叟林松涛，率门下弟子陆正平拜祭无敌老人！”

师徒二人毕恭毕敬地行了三叩九拜的大礼。

行礼毕，陆正平起身说道：

“师父，无敌老人的武功真的无敌天下？”

九华一叟林松涛正色说道：

“嗯，无敌老人称得起是盖世奇才，一代天骄，为武林近五百年的第一高手，不但当今武林之世无人匹敌，就是早年的几位显赫一时的大侠还魂复活，也恐怕至多不过可以接下他老人家的三两招来。”

陆正平一怔，钦羡仰慕之情油然而生，目光在石坟附近转来转去，说道：

“哦，无敌老人真了不起，真了不起，师父快请说说他老人家毕生的事迹吧！”

九华一叟林松涛沉吟一下，不胜感激的道：

“大约在四五十年以前，江湖上忽然出现一位奇侠，自称‘无敌老人’，专门排争解纷，为武林主持正义，劝导各派息争言和，达到天下一家的目的。不料，由于管事太多，性情又刚直，不善逢迎，却反而给自己招惹来一身是非。尤其他老人家身怀一张‘迷魂塔’的秘图，越发引人觊觎，于是，天下各派，便在此和无敌老人展开一场生死恶战……”

陆正平听至此，暗暗为无敌老人捏了一把汗，道：

“哎呀，天下英豪少说点也有五百左右，无敌老人恐怕要吃亏了？”

九华一叟林松涛慈祥可亲的笑了笑，道：

“孩子，你想错了，当时与会的群豪也都估计错啦，无敌老人人的确确是天下无敌，在短短三个时辰之内，他老人家一怒之下，就或死或伤的打倒三百余位武林高手，武功之高，身手之妙确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万万想不到，突然来了一位红粉佳人，使战况大大改观……。”

说至此，似是觉得失言，忙倒地冲着衣冠冢叩了一个响头，起身昂首望天，神色异常沉重，好像是待罪的羔羊。

陆正平看得一呆，道：

“师父，这座衣冠冢是怎样盖起来的？还有无敌老人的生死下落，以及那位红粉佳人……”

九华一叟林松涛闻言，脸色越变凝重，沉声说道：

“孩子，无敌老人素来不大喜欢别人谈论他老人家的事迹；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只要你能在平台之上技压群豪，得到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‘迷魂塔’上的秘图，则又当别论，一切当可逐渐分晓！”

陆正平一怔，道：

“师父，‘迷魂塔’里藏得些什么东西？为何会使群豪为之疯狂，甚至不惜牺牲性命以赴？”

九华一叟林松涛兴致勃勃地道：

“据为师所知，‘迷魂塔’上所藏之物都是绝世无双，睥睨天下的奇书宝录，神剑灵丹，乃至拳经剑谱等等武林中人珍逾性命的东西，一旦得到‘迷魂塔’上的一样宝物，就可以独霸天下，昂首江湖！”

陆正平见师父说得眉飞色舞，不由怦然心动，道：

“师父，迷魂塔在什么地方呢？你老人家可曾知晓？”

九华一叟林松涛哑然一笑，道：

“傻孩子，师父晓得在哪儿，还会苦心闭门教导你十几年，再来此和群豪逐鹿于衣冠冢前？恐怕当今武林之世除无敌老人外，很难再找出第二个知道‘迷魂塔’所在的人，但愿汝父在九泉之下保佑，能在此夺冠称霸，不然，汝父血海深仇必将永沉海底！”

陆正平频频点头应诺，听毕师父之言，说道：

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尽管放心好啦，孩儿但有一口气在，就会力争上游的，但，无敌老人不知下落何方？要是侥幸夺得魁首却得不到秘图可如何是好？”

九华一叟林松涛蹙眉沉思良久后，拂须缓缓的说道：

“自从那次惨剧结束之后，无敌老人命各大门派在此筑衣冠冢，并按年祭祀，他老人家便也随即隐迹遁世，不再过问江湖是非，迄今生死下落不明。不过，间或有人在此违犯他老人家手订的‘七杀令’，一律受到惩罚，立时倒地身亡，从无一入幸免，由此足证无敌老人可能仍健在人间，而且说不定就居住在衣冠冢中，想来‘迷魂塔’上的秘图亦在眼前石墓之中了。”

陆正平年青好胜，听说秘图可能在衣冠冢内，心中大为惊喜，探头一望，见墓碑之后有一个小小的圆洞门，说道：

“嗯，师父说得对极啦，这儿有门，孩儿进去看一看就知道无敌老人的生死下落了。”

说着，健步一探，人已绕过石碑！

九华一叟睹状大吃一惊，方待出手阻挡，陆正平忽见洞中黑暗一闪，阴风起处，暗劲如刀，兜体猛一撞，被震抛

起，像败枝落叶似的向平台下飘飘坠下。

林松涛倒抽一口寒气，吓得面无人色，陆正平坠势极快，想出手抢救已是无及，但闻“叭哒”一响，陆正平摔落实地，四平八稳的扑倒在骷髅堆上，一动也不动。

九华一叟吓得魂不附体，热泪陡地夺眶而出，伤心已极，当下顾不得爱徒死生，赶忙双膝跪倒在祭石前，惶恐万状的说道：

“无敌老人，求你老人家念陆大侠沉冤未雪，恕正平年幼无知，给陆家留下一丝生机，饶他不死吧！正平冒犯之处，老朽愿全部承担，即使粉身碎骨，亦不敢稍有怨尤！”

说着话，磕头如捣蒜，恭谨虔诚之至。

也许诚可感天，终于，瑞云盘顶，天籁传音，林松涛的耳畔响起一个清脆柔和的女音：

“今念陆守智高风亮节，一生忠义双全，陆正平心急复仇，年幼无知，且情节尚轻，姑免一死，以观后效！”

奇怪，此人怎会知正平亡父的名字，难道……

这还不够稀奇，更稀奇的事又接踵而来，林松涛听到划空送来一个沉重凄戚的声音，细细辨听之下，好象有人在连续不断地呼唤一个女人的名字。

这声音飘飘忽忽的，时而远，时而近，时而有，时而无，一直持续了一刻之久，一声比一声悲戚，好象此人心中有着无穷情愁幽怨似的，声中充满了绝望忏悔的音韵。

“哎！”一声喟叹，略为清脆而低沉，而且短促得摸不准它究竟来自何方？

呼唤声静止了！